

地平线
策·划·工·作·室
DIPINGXIAN CEHUA GONGZUOSHI

通·识·书·系

SHIXING HONGLOU XIEYING



诗性红楼撷英

Shixing Honglou Xieying

吴伟凡 ○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SHIXING HONGLOU XIEYING

诗性红楼撷英

Shixing Honglou Xieying

吴伟凡 ○ 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红楼撷英/吴伟凡著.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2. 5
(地平线策划工作室通识书系)

ISBN 978 - 7 - 5638 - 2002 - 3

I. ①诗… II. ①吴…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6895 号

诗性红楼撷英
吴伟凡 著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43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002 - 3/I · 12
定 价 19.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诗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属于文学,与散文、小说和戏剧等文学体裁比肩而立。诗还有一种语用学意义上的广义所指,人世间关于艺术、自然和人生对象中那些凝练、深刻到极致的美的内容和形式,我们都可以用广义的“诗”或“诗性”去定位或描述。诗歌成了人类把握世界、观照世界、评判世界的一种特殊维度。说它维度特殊,是因为它在审美的视域中操持言说,有很多时候科学无可把握和企及之处,就属于诗语的天地了。人是这个绝妙地球上栖息的精神性存在,寻求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真理,是我们永不歇息的灵魂需求。诗意栖居是我们理想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生存的当下,没有什么比诗性的存在更纯粹精神地吸引着我们去跋涉着追寻、沉溺着思考的事物了。《红楼梦》正是如此吸引我们精神探寻的一个永恒文本。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具诗性品格的小说,诗性美是《红楼梦》艺术魅力的重要内容。从写体裁学的角度看,文体交叉是产生文体新样式和新特征



的创造性操作,诗歌与散文交叉生成散文诗,与戏剧交叉生成诗剧,与小说交叉的情况就相对复杂多了。小说是一种叙事性的性格文体,诗歌是一种抒情性的情感文体,小说通常是俗文学,诗歌通常是雅文学,按照常理,这两种文体是难以像其他体裁那样在一些特征属性上牵连在一起的,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这种雅俗结合的奇特现象出现了。毋庸置疑,诗歌与小说交叉可以同时发挥这两种文学体裁的优势和特色,《红楼梦》成了其中的典型证明。当然,《红楼梦》的诗性美不仅是小说与诗歌体裁上的组合、交融或互渗,小说的诗性是从相关形式、叙写手法和题材内容等细部和整体的整合营构中透显出来的。比如,故事中以宝玉与美丽的女性和她们的情感故事为主要题材,那一个个有着如花似玉的貌,更有着琴棋书画的才和变幻气质的韵的少女都有着无尽的个性故事,她们是永恒的美和文化的灵光,她们与宝玉构筑的生活和心灵故事无不具有婉约浪漫、飘逸深情的诗性特点,宝玉本身也有女性化的唯美特质;再比如,《红楼梦》的悲剧属性使其诗性丰盈深刻而震撼力强。作者先以热情洋溢的生花之笔将那些欣欣向荣、纯洁美好的一切娓娓道来,而后笔锋渐转,蓄势渐宏,沉痛又冷峻地诉说每一个人物或事物的悲惨结局,在表面细琐平淡、缠绵温婉、实则积蓄深悲大痛的遥遥诉说和水火难容的两相对比之中,让读者对美的曾经的辉煌充



满回味,对美的面前的毁灭而摧肝裂肺。心海在左右回旋的悬殊想象中激起奔涌之势,情感在高低不平的落差空间里掀起滔滔巨浪,从而悲慨地追问人生的意义,坚定地声讨那个毁灭美好的制度,热切地向往登临乐土的快乐和善美社会的降临。《红楼梦》正是如此调动着我们强旺的感受力和生动的想象力的诗性作品。

在《红楼梦》的大千世界中,纯洁的、美的世界是那样夺魂摄魄地存在着。但别忘了这个美丽世界的短暂和脆弱。在它的另面,还活生生地站着一个复杂的或丑的世界。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人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男人奸淫好色、荒诞无耻,女人弄钱使人、淫荡无知;“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欲望的世界中充满钩心斗角的人群,泯灭的人性上演着罪恶和贪婪的故事。对青少年读者而言,《红楼梦》的人生景象,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吸纳和品味,都能刻骨铭心、收获巨大。我们在汲取、分析其诗意精华,感悟其回肠荡气之美的同时,美的对面的维度是不容弃置、不容忽视的内容。在对美进行聚焦、透视、集中分析的时刻,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一定能在这种特定维度的思考分析中获得对比中的深刻解悟。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维度去论析《红楼梦》,应当说与红学研究的特殊现状有关。红学研究的繁盛面貌实在是有目共睹的,但背后的研究现状也堪称复杂。一方



面,在学术自由、文化多元的平台上呈现着万貌千花、百家争鸣的研究局面;另一方面,人们期盼中堪称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却较少且争议很大。红学研究在家世研究、抄本研究、红学思想研究、人物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层面有了越来越深且扎实的开拓。而在探佚等方面探索的胆子越来越大,路也越来越新,当然不可避免会有越研究越糊涂、越离奇的现象。对初涉红学的人而言,未免头绪纷乱或茫然失本。

本书则在艰深和纷扰中回到本体,是一本以文本研究为主的高品位通俗著作。它既综合性地吸收了前辈学人的学术成果,帮助青年学子打开关于《红楼梦》的综合性及特殊性的学术视野,使初步走进《红楼梦》的人能够获得最基本和相对新颖的红学知识,又占据美学、诗学和叙事学的一隅,抓住《红楼梦》中的焦点人物、情节及思想等,以辩证的方法、诗性的态度展开文本的诗性分析。本书尤其在情理一体的阐释和论析中凸显着自己的分析特色,尤望给青年读者一种清新震撼的阅读感受和深细入理的理解悟提升,希望能达到既打动人心、又理性升华的目的。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在《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因成二绝》中有句很美的诗:“桐花万里丹山路。”丹山相传是出产凤凰之所。《红楼梦》就是小说世界中凤凰飞舞、诗意盎然的巍巍“丹山”。它云雾缭绕、千峰竞秀、



美不胜收又高不可攀,大家你搀我偕,向着高不见顶的美的峰峦进发。可是它的顶端在哪里呢?总是云深不知处。也许我们踩着前辈探究的足迹,依然踉跄难行,但我们互相分享、乐此不疲。因为沿途流动的风景和攀缘的快乐足令我们的生命高雅而满足。粉红般轻盈的想象令我们的人性充满温暖,湛蓝般凝重的理性令我们的生命充满尊严。丹山在望,气象万千。来吧,伟大的文学,所有诗性的体悟都依赖于我们诗意栖居的心灵要求。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与汝结伴。



目 录

第一章 海上明月共潮升——文学奇书	1
《红楼梦》书名的复名性	2
《红楼梦》中的谜团	7
特殊悬案	14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18
第二章 万转云山路更赊——历史承传	25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史	26
《红楼梦》在清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32
《红楼梦》在古典小说中的地位	41
第三章 无数青莎绕玉阶——新旧之间	49
旧红学的发轫及代表人物	50
批评派的红学研究	55
新红学的兴起与主要流派	57
新时期的红学研究	61
第四章 一片芳心千万绪——传奇作者	67
曹雪芹的个性风貌	68
作者家世概述	74
曹雪芹的文化贡献	77
第五章 千金散尽还复来——传播风暴	83
《红楼梦》的版本	84



《红楼梦》抄本系统中的重要版本	86
《红楼梦》印本系统中的重要版本	91
《红楼梦》的铅排本及校注本、新版本	95
第六章 多少楼台烟雨——叙事策略	99
多层叙述	100
顺倒整合	104
特殊情节与角色	107
第七章 桐花万里丹山路——开场文阵	113
《红楼梦》开场的新意	114
理思浓郁的“正邪两赋”论	118
“葫芦案”的枢纽意义	124
“太虚幻境”的指迷	129
第八章 十里楼台倚翠微——浪漫空间	139
作者的园林理想	140
园林气象	144
人居空间	148
诗歌生活的乐园	152
第九章 一弦一柱思华年——沁芳小品	159
写意小品	160
画意小品	163
诗意小品	167
第十章 蓝田日暖玉生烟——玉质三角	171
至透至荧的宝玉	172
至灵至仙的黛玉	182
至素至达的宝钗	191
第十一章 簌簌衣巾落枣花——鄙中蕴美	201
三进荣国府	202
作为“说眼”的刘姥姥	204



刘姥姥形象的审美意义	209
第十二章 泪痕红浥鲛绡透——诗中之诗	215
古典小说使用诗歌的历史溯源	216
古典小说中诗歌的作用	218
《红楼梦》中诗歌的意义	220
诗中之诗《葬花吟》	226
第十三章 激滟随波千万里——文中之文	235
警幻之赋	236
宝玉之谏	240
宝玉续庄文	245
第十四章 不尽长江滚滚来——主题意蕴	249
《红楼梦》主题复杂的原因	250
《红楼梦》主题的多层意蕴	255
第十五章 问君能有几多愁——悲剧交响	267
女性的悲剧	268
爱情的悲剧	273
“新人”的悲剧	277
乐园的悲剧	280
跋：《红楼梦》的诗性魅力汇要	283



第一章 海上明月共潮升——文学奇书

当潮水与海上明月
共同升起的时刻，那是
天地间奇美的时刻。万
面的鼓声渐近，黑暗中
凝练的一切在月的晕轮
中宝石般闪现，天地间
神奇的刹那使美丽收获
了一个至尊的高度。《红
楼梦》的诞生仿佛文学
之海升起的明月，渊然
澄碧，永垂苍穹。



《红楼梦》书名的复名性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首先就奇在它的书名上。

一部小说，一般有一个书名足矣，而《红楼梦》却有多不同的名字，这在小说世界里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关于《红楼梦》书名的“演变史”，不仅小说第一回有明确的交代，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中也有说明。

知识链接

四大奇书：明末清初有明四大奇书的说法。李渔曾在为醉田堂刊本《三国演义》作序中称：“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再后，《红楼梦》代替《金瓶梅》成为“明清四大奇书”，四大奇书至此定型。“四大奇书”是“四大名著”的最初提法。

一、关于书名的作者自述

我们先看《红楼梦》第一回中的相关文字：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

这段话告诉我们，《红楼梦》小说原共有四个名称：《石头



记》、《情僧录》、《风月宝鉴》和《金陵十二钗》。由于早期流传的抄本带有“脂砚斋”等人批语，一直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至乾隆甲辰（1784年）梦觉主人序本，才直接用了《红楼梦》作书名。对于这些书名的寓意，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进行了细解：

“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是总其全书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极（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二、五个书名的蕴义

先看第一个书名《石头记》。作者写道，这篇小说最初是被访道求仙的空空道人发现的，它字迹分明地刻写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块大石头上。那石头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并一一述记红尘经历的一块顽石。关于石头无才补天的叙述让我们想起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远古神话。而石头幻为人形的描写分明更是神话的写法。透过这个题名引带的内容，作者把小说的叙事时间拉回到遥远的神话时代，并使小说的内容也染上了神话般的传奇色彩、宇宙般的神秘色调，以遮蔽与

现实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一旦小说与现实世界拉远了距离,作者便可以纵情驾驭小说内容,来反映重大的人生、政治和宗教等主题了。

再看第二个书名《情僧录》。表面看是空空道人——情僧抄录的文字之意,深一层看,这是个矛盾而荒诞的命名。僧人原本应当清静无为,去除七情六欲,既有情又如何为僧?作者由这个书名点出了小说中男女情感是重要关目,并从形而上的视角反思情字的影响,引出了小说中的重要宗教概念:色、空。

空空道人在空—色—情—色—空的转变过程中,体验到的是人类的生与死、善与恶、灵与肉的种种及人间情感的至有与终无,所以走到终极便有悖谬与空幻感。这就是情感的辩证法,也是理解宗教生命的契机。

知识链接

色、空:佛教概念。色指天地间一切有形有相、有坚温暖动性质的具体事物;空则是佛教用来表述“非有”、“非存在”的一个概念。佛教认为,有形的物质“色”均属因缘而生,其本质是空,所以得出“色即是空”的结论。

第三个书名《风月宝鉴》。风月在我国古代有男女情感世界的文化指代意义。

这个命名的表面更像一部对男女情感交往进行道德惩戒的宝典。“风月宝鉴”是小说中道士送给贾瑞的镜子,有“正照为美人,反照为骷髅”的设计。贾瑞贪恋凤姐而病入膏肓,执意正照而最终命丧黄泉。宝镜的含义在于说明色能杀人——色之美是假象,以假为真、过度纵欲只有死路一条。



原本饮食男女，欲本正常。作者以一种圣人劝诫和道德批判的立场告诉我们，不止是贾府里有衣冠禽兽，古往今来，那些贪奢淫欲的人哪个有好下场？作者的用意是鲜明的，态度是严厉的。

知识链接

风月、云雨都是汉语中的自然词。在长期的文化使用中形成特指意义。汉语中的“风月场”、“风月债”等都与“风月”这一文化义相关。“风月”泛指男女花前月下的风流，与“云雨”的意义有所不同，“云雨”侧重于隐指男女具体的性行为。

第四个书名《金陵十二钗》。这个题目表面看是写十二个金陵女子的命运的。它直接与曹雪芹及他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其情其意作者在第一回中有所说明：“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在这一题目下，作者用赞美的文字和仰慕的态度关注那些记忆中历历在目的风姿绰约、才华横溢的女子，最终又在“悼红轩”中以惋惜和悲慨的情感描述了她们的悲剧命运。不仅有被作者编入“神话”正册的十二钗，还有副册和又副册等更多的女子。故此大观园中关于青春、才华、浪漫和爱情的女儿生活及诗意生命的毁灭，是这个题目所蕴涵的基调，也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重点。

最后一个题目《红楼梦》。“红楼梦”是“红楼”和“梦”这两个古典意象的诗意结合。就作品内容而言，它直接来自书中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的十二支曲子，是小说内容的大综合，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就“红楼”的字面意思

看,它是指紫檀木筑就的楼宇,而在古典文学中的“红楼”意象则意味蕴藉。比较早且多地使用它的作家是晚唐五代的花间词人韦庄。他在《闺月》一诗中用“美人情易伤,暗上红楼立”,把红楼与美丽的女子联系在一起。在《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中,用“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的诗句渲染了女性的美好居处——绣阁妆楼那精美的建筑装修环境与伤怀的感情。韦庄又在《长安春》中无不铺陈地写道:“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鳞鳞。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把春天的明媚归于女子的鲜艳亮丽,而红楼就是她们的所在,也就是她们的标志。中唐时,白居易又用“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秦中吟》)的诗句,将“红楼”作为古代王侯贵族富家“朱门”的代称。晚唐李商隐则在《春雨》中又道:“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那种青春醉倒、繁华如梦的意味浓缩在红楼之中,与诗人“白门”中的孤独、漂泊和无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接近了“红楼梦”表达的人生况味。而中国文化中的“庄周梦蝶”是文人和人生最大之梦。似真似幻、如痴如醉、物我两忘的境界,真是以血书者的迷狂。所以有梦觉主人的一段经典感慨:“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红楼梦序》)就此也使这个书名成为这些另名中最富诗意也最深沉蕴藉的一个。以《红楼梦》命名,不仅包含了对当日所历所闻的富贵之家中一切青春浪漫女子的追忆,还包含了对世事沉浮、人生如梦的更为深邃的思考。